世相百态

“偶遇”

■林希 文

家父年迈以后时常住院,我也就有很多时光是在医院的病房里度过的。

2019年就要过去,家父却又急诊送医直接住院了。病房里照例放着两张床,中间有帘子可以遮挡。医生、护士进进出出,日光灯往上照着天花板,半明不暗的给人一种紧张而且神秘的气氛。

一个星期过去,家父的病情得到了控制。松了一口气的我这才留意到临床的病人。他是一位老者,插着鼻饲管,我从来没有听到他发出任何声音。照顾他的保姆说,他因为脑梗已经这样睡了六年了!

一天,家父告诉我,临床的病人是一位作家。这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不由地走到帘子的那边去看他的床头卡,当我经过他的床边时,他忽然睁开眼睛看着我,几乎是与此同时,我看到了他的名字:赵鑫珊。

我没有看过他的书,就上网查询了一下,才知道赵老师是知名作家、教授,精通四门外语,著有46部作品。他的作品论及古今中外的哲学、艺术、建筑、文学、自然等等,融会贯通,旁征博引。其中《人是什么》这篇文章还曾被收入高中教材。

我一直仰慕作家,如今,命运把我带到一位知名作家面前,可是,他却已经口不能言。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深深的遗憾!

然而,我觉得他看我的那一眼流露出他仍然渴望与外界的交流。我注意到他的简历中写着他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德国文学语言系,就马上开始对他说德语。

他又睁开眼睛看着我,也许,这是他久违了的一种语言?

很早以前我读过一篇文章,说是人的大脑结构中,汉语和外语是由两个不同语言激发区域管理的。那么,或许德语可以唤醒赵老师的记忆?

从那天开始,我抽空就跟赵老师说德语。有一天,朋友发给我一张赵老师的照片,我举着手机给他看时,他的身体很明显地动了一下。于是我从网上找到更多的赵老师的照片,一张一张翻给他看,他看了一会儿累了闭上眼睛,可是当我拿开手机,他就又睁开了眼睛。

又过了几天,我发现网上有很多赵老师以前作报告的视频,就用手机举到他眼前给他看,听他当年侃侃而谈,引经据典,讲解着“枯藤老树昏鸦”的意境。不知不觉一场报告就听完了,我仿佛就和当年众多青年学子一样在大学的礼堂里听了一场生动的演讲,不过我现在这种“听演讲”的姿势大概也是绝无仅有的了。

有时,我站在病房里朗读赵老师的作品,我觉得他也在倾听。

他醒着的时候越来越多了。有一天我刚到医院,他的保姆告诉我,赵老师开口说话了!这可是好久都没有发生的事情,他说的是“回家”。

是的,已经2020年了,春节将近,病房里康复的病人将要出院回家了。我也很快将不再来这间病房。

这一天,我趁主任医生带着好几个主治医生来查病房的时刻,大声地和赵老师说德语,我说:“赵老师,你快好起来,好起来当我们的德语老师,我们都跟您学德语!”这时候在场的所有的医生都看到赵老师笑了!他们都啧啧称奇,说是从来没有看到过赵老师笑!主任医生对我说:“你快告诉他‘我们会努力给他治病!’”我赶紧用德语告诉赵老师,只见他笑得更开心了!

我跟医生表明了我的想法,我觉得赵老师的大脑是双语体系,经常跟他说外语可以促进语言区的恢复。主任医生拉住我说:“那你要教我们说德语呀!”

医生们离开不一会儿,我的一个学生捧着鲜花来了。她在硕士班跟我学德语,是赵老师的“粉丝”,听我说起在病房偶遇赵老师后,就执意要到医院来看望赵老师。我告诉她,今天赵老师精神很好,想说什么就对赵老师说吧!

学生把鲜花举到赵老师面前:“赵老师,我很早以前就看过您的书……”一语未完,就见泪珠儿从赵老师眼中滚下!

这一天,我们和赵老师说了很多。我们告诉他,虽然他现在不能说话,但他写的书已经启发许多读者的心智,作品里传递出的正能量鼓舞人们更好地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眼泪再次在赵老师面颊上流淌。

最后,学生问赵老师能不能合影,我看见赵老师微微点了点头。拍照时,赵老师努力地睁大了双眼!

病魔禁锢了赵老师的身体,夺去了他非凡的语言表达能力,但我相信他的思想还很活跃,还能接收信息并作出反应,说不定,他还在构思新的作品?

岁月悠悠

年味悠悠

■李德生 文

踏入腊月,预示这一年将要过去,新的一年就要来了。

童年的日子过得虽然有些清苦,但农村里的人家还是苦中作乐,将年过得有滋有味,使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至今回味无穷。

离过年还有些日子,家家户户就开始忙碌了,宰猪杀鸡,赶年集,买卖年货,迎新年的笑意洋溢在乡亲们的脸上。

每逢农历一或六,是鲁北老家县城大集。进入腊月,县城大集就热闹起来。父亲和哥哥忙着把家里储存的大白菜运到集上卖了换些钱。为了白菜好卖,父亲头一天就下到菜窖里拾缀,先把老菜帮剥掉,再把菜尾切去,然后用布把白菜擦一遍,使白菜干净又上眼。那个年代白菜虽然不值钱,家里还是靠它卖些钱,而后再顺便置办点年货。

年关大集上,赶集的人可多咧,老老少少,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可谓摩肩接踵。集上卖菜的在一条街上,卖杂品的在一条街上,卖鞭炮的单独有个市场,为保安全,离集市闹区稍远点。我最想去的就是卖鞭炮的市场。集市上装运鞭炮的工具多种多样。那个时候没有汽车,运鞭炮的车最有范的是大马车,其他有用小毛驴车的,有用头沟(牛)车的,还有用小推车或自行车的。当年因无限制,老家农村制作鞭炮的比较多。一到年关,大车小车装得满满的,赶往周边集市推销自己的产品。

集市上卖鞭炮的商人小贩,一方面放鞭炮吸引人,一方面站在车上叫卖。鞭炮声、叫卖声此起彼伏,虽然震得耳朵嗡嗡响。但那火光闪闪、烟雾升腾、噼噼啪啪的鞭炮声,还是让我和赶集的小伙伴们跑来跑去看热闹。在集上玩大半天后,临了还要缠着父亲买上几挂鞭炮,手里拿上几挂鞭,心里别提多滋了(高兴)。

年关将至,家家都要辞旧迎新,咱中华民族过年还有大扫除的习俗。我们鲁北农村,大都在腊月二十三小年前大扫除,把一年的污秽晦气扫除掉,过一个干净清新的年。

记得大扫除那一天,父母亲和姐姐首先把屋里的锅碗瓢盆、家什用品全搬到天井里,有的不易搬的就遮盖起来。然后,母亲和姐姐在院里洗刷搬出的用具,父亲就拿把扫帚,头上围块毛巾,从屋顶到墙壁,从炕上到墙旮旯,都清扫一遍,把灰尘浮土都清除了,屋子焕然一新。屋里清理干净后,再把院里洗刷、晾晒好了的家什一一搬到屋子里放好。

为了过年用面粉,一进腊月父母就准备用石磨磨面。母亲头一天把麦子放在簸箩里,用湿毛巾将麦子揉擦一遍,凉透后第二天就磨。母亲说这样磨出的面又白又劲道。

推磨磨面是一种简单而烦琐的活。当年父亲、哥哥、姐姐和我轮番推磨。母亲就用一个大簸箩,一根木杆撑在簸箩上,将磨出的粗粉用箩子箩出细面粉,剩下的麦渣颗粒再去磨,这样反反复复磨。

面粉也是有讲头的,有头道面、二道面、三道面。头道面是磨前两遍的面,大概75%是面粉,25%是麸子。头道面又白又有劲,当时母亲特意截留出部分头道面,以便年后做馍馍走亲访友。其他磨的面粉就用来包饺子蒸馒头。磨面粉虽不是复杂的劳动,但是推着石磨一圈圈转,真是费功夫。我很反感推磨,一到磨房就头晕。待有了电磨、面粉厂后,家里便再也不推磨磨面了。

到了腊月三十,父母亲就忙着准备年夜饭和过年待客用的食物。北方的年夜饭主要是包饺子。包饺子看起来容易,其实要让饺子好吃也不那么简单,关键是要调配好饺子馅。父亲首先把猪肉切成小块,然后咚咚咚地在菜板上剁成肉泥,母亲再调入酱油、花椒粉、茴香粉、香油等备用。

吃过早饭后,父亲就开始切包饺子用的白菜。白菜是自己家种的,父亲挑出最好的留着切馅。因是纯绿色食品,父亲拿出来去掉老帮,擦擦外面尘土,洗都不洗,直接就切馅。

午后,父亲就开始和面,母亲把调好味的肉馅和切的白菜,放上葱花、姜末和盐等拌在一块。母亲调的饺子馅香纯味好,特别上口。面和好后家里大人们就动手包饺子。包的饺子有守岁年夜吃的,还有初一吃的,一家人忙活大半天,一包就是好几盖垫。

记忆中的年夜饭是一年中最丰盛的一顿饭,母亲把平日里磕掉瓷边的盘碗全收了起来,用上新的碗和筷子。那时没有电视机,没有春晚,更没有手机,全家人围坐在炕桌前说笑,一起吃年夜饭。

桌子上摆放着父亲一手烹做的冷盘热炒,热腾腾的饺子。父母亲和哥哥还热上一壶烧酒喝。俗话说,“扁食就酒,越吃越有。”我最喜欢吃的是父母包的饺子。拿只小碗放点醋,饺子蘸点醋,吃一口满嘴香酸鲜,回味悠长。我一口一口的,不一会就把自己的小肚子吃成圆滚滚的小西瓜了。年夜中不能随便说话,老人很忌讳说不吉利的话。如“吃没了”、“吃完了”等,所以孩子们都不多说话。守岁之夜,一家团团圆圆,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随着除夕夜村里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家家户户门外噼里啪啦,震耳欲聋的爆竹声,年夜间连绵不断,好像要把这一年的快乐都在这个晚上释放出来。有道是:“爆竹声中辞旧岁,千门万户迎新年。”

作家冯骥才说过:“保存岁月最好的方式,是致力于把岁月变为永存的诗篇或画卷。”物换星移,儿时的年味悠悠,永留心间。

生活故事

报喜

■罗光辉 文

“开胸纳百福,搭桥连千禧。横批:焕然一心。前不久,生命经历了一场特殊考验,现在康复中,今以此联拜年,新春吉祥如意!”已亥年的正月初一,一大早我就编了条微信发了出去。一会,手机就爆屏了。

关心的,担心的,走心的,暖心的,五花八门。一位军校同学说:“怎么啦?老同学!别吓我,大过年的,又是开胸,又是破肚,怪可怕的。”想想也是,过年应该多说说喜庆话、拜年话,说这个干什么呢?我重新编了条微信发了出去,“除夕除夕,除去此夕此年息,恭喜恭喜,恭贺新禧新年喜。”

说心想事成也好,说大难过后就是喜也罢,一年来,还真是好事连连,喜事不断。

一开春,就收到好几张喜帖,喜得我晕头转向,忙不过来。

国庆期间,为新郎张翔、新娘古初丹主婚。新娘的母亲和我在同一单位工作了近三十年,节假日,我们常登台表演保留节目男女声二重唱《为了谁》。为她女儿主婚,自然很是卖力,当我说出“张翅高翔比翼飞,初展朱丹并蒂红。横批:古色今香”的贺联时,现场赞声一片,司仪说:高,实在是高!我非常得意,当然新人的父母比我还得意。掌声刚停,他们就跨到台前向我鞠躬,和我握手。

已亥年,我一直是有目的或无目的地行走,生活一次次馈赠,常超出美好想象,冥冥中总觉得事先有所安排,该来的都会来 。五月,去了趟原部队。看见爬满青藤的营房,心中感慨万千,那是我从新兵到班长呆了三年多时光的地方。同行的战友见到在新兵连时认识的阿花,喜笑颜开。阿花讲她97岁母亲的故事,还是那样口若悬河,滔滔不绝。

杭州、韶关、北戴河,锡林格勒大草原,大大小小、赤橙黄绿的喜事接踵而至,我常常夜半难眠。

7月2日,阳光明媚,我像往常一样。一大早就走进了淞沪路上的绿道。两只喜鹊在我头顶盘旋,喳喳喳叫个不停。直觉告诉我:今天将有喜事降临。我哼着小曲,迎着和风,身体轻飘飘的。

回到家,翻看手机,儿子的信息:“8点18分,男孩,6斤6两。”简单的十来个字,让我激动不已,一股幸福的暖流,通透全身。

10月1日,祖国母亲的生日,红旗招展,举国同庆 ,乐舞飞扬。那天,我们三代人一起看阅兵,孙子出生虽然只有三个月,但他看阅兵时兴奋不已,手舞足蹈。

己亥收官,庚子将至。愿收获的季节,常有心花怒放的喜悦。

陕西龙州波浪谷 ■张文忠

本报地址:上海市江浦路667号 电话:25033875、25033874或25033860 传真:65891335 邮编:200082 本报电脑部电脑照排 浦东彩虹印刷厂印刷